

2501

西山区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三辑

88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昆明市西山区委员会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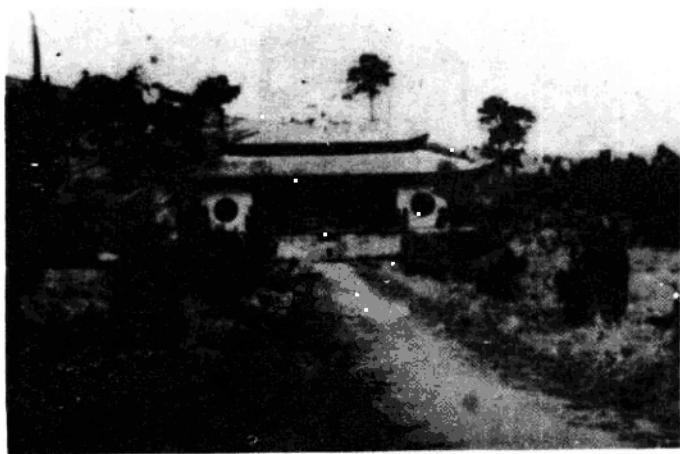


騰冲国殇墓园内的远征军
第二十集团军克复騰冲阵亡纪念塔

(寸守民 摄)



1985年复修后的忠烈祠（刘春明 摄）



一九四七年时的忠烈祠

目 录

周总理在海口林场栽下一株橄榄树·····	汪志祥 (1)
我参加昆明西区农民运动小组的回忆·····	毕希德 (4)
回忆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昆明市西郊地下党组织·····	施万惠 苏祥 (12)
海口地区解放前夕的革命活动·····	张子芳 (23)
抗战前后的中央电工器材厂·····	赖 滔 (31)
抗日战争中的光学器材工厂·····	国营云南光学仪器厂厂史办 (54)
在抗战中诞生的五十一兵工厂·····	国营西南仪器厂厂史办 (68)
昆明西郊的光明使者能源先驱——昆湖电厂·····	杨树春 (75)
抗战时期的资源委员会化工材料厂·····	赖 滔 (90)
昆明西郊嘉农面粉厂·····	杨凤麒 (96)
西山区水泥厂的发展·····	杨承景摘自“西山区水泥厂建厂十五周年” (100)
海口化肥厂建立发展概略·····	李发明口述 (104)
	杨承景整理

沒底坑水库修建经过……………张光裕口述(109)

张恩喜整理

横山水洞今昔……………尹发恩(115)

白鱼乡唐家井抽水站的建立……………高旺(121)

海口石城……………杨承景(124)

漫话海口……………杨承景(130)

砚台山人的六十年(1926——1986)……………韩兴智(147)

龙船甸的变迁……………段明清(159)

龙潭居民的源流……………杨承景摘自《龙潭志初稿》(164)

滇西公路马街段演变……………徐连祯(168)

受人尊敬的吴醒夫同志……………万淮(171)

沙朗乡贤张国昌先生……………张光裕口述(175)

张恩喜整理

云南第一段公路的诞生……………徐贵(180)

诗三首……………牛尧宗(183)

周总理在海口林场栽下一株橄榄树

江 志 祥



一九六四年春，周恩来总理率我国政府代表团出访亚、非、欧三大洲十四个友好国家。在访问阿尔巴尼亚时，阿政府赠送我国油橄榄苗一万株。三月三日，周总理访问结束回到昆明，立即到海口林场，亲手栽下从阿尔巴尼亚空运来的一株油橄榄树苗。这株油橄榄树苗，经全场职工二十多年来的精心管理，早已开花结果。如今，枝繁叶茂，健壮生长，树高五米，茎粗四十五公分，树冠幅面约八十平方米。

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十一年。离开海口林场二十三个春秋了。他的音容笑貌，使人难忘。

记得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三日这天，风和日丽、春意盎然、满山新绿、遍野山花、杜鹃怒放、马兰吐香。上午十时，周总理在省委书记閻红彦和付省长刘明辉陪同下，乘车来到海口林场。总理身着米色中山装，满面红光，丝毫没有长途出访，风尘疲劳的样子。

总理在会议室坐下后，环视四周，立即发问：林场有多大经营面积？有多少职工？有哪些树种？我们一一作答后，总理把视线转向墙上的油橄榄定植方案图，发现图上使用的“箭”字随意采用了“阱”字代替，总理慈祥且严肃地认真指出：国务院公布的简化汉字里没有采用“阱”代替

“簪”。不能把字用别了。我当时一阵面热，觉得总理真是精细认真。

总理稍事休息，喝了几口茶后，即动身前往植树工地。陪同总理一起挥锄动镢的有阿尔巴尼亚油橄榄种植专家伊利亚·纳科和贝特里·罗曼尼，还有閤红彦和刘明辉同志。他们你一锄，我一镢，把准备好的厩肥、化肥、石灰、细土，按比例配合搅拌均匀，按层次回填到定植塘内，摊平、压实后，总理小心翼翼地在一株选好的树苗连同五公斤重的缩土团放入塘中，左右端详，扶正苗木后，又挥镢把土培在苗根，压得实实在在，还围了一个圆圈以利于浇水，在插桩上用一束稻草垫上，生怕伤了苗木，再用麻绳绑缚固定，避免风摆影响成活。在阿专家指导下，总理聚精会神地用修枝剪刀，剪去小树枯干的枝叶，最后，把四桶水一桶一桶浇上，浇完定根水后，在土盘内又盖上一层松针，以减少蒸发。这样一丝不苟，精细认真的栽植做法，为我们做出了榜样，总理的这种精神和态度，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，更值得后辈深思效仿。

总理在种植下第一株油橄榄苗后，给在场的同志提出了两点要求：

第一，要把油橄榄的引种试栽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；

第二，种好油橄榄，要过好“五关”。1. 成活生长关；2. 开花结实关；3. 丰产关；4. 含油量高品质关；5. 传种接代关。

敬爱的周总理栽下了第一株油橄榄，并提出了两点要求，充分体现了他对人民生活的关心，对发展林业的重视。为我们发展林业，植树造林，提出了一个迫切而重要的问

题——为了子孙后代，为了生态平衡要引种、育种、传种。多年来的实践，我们更深刻地领会到总理的苦心。

油橄榄是一种高产木本油料果树。原产地中海沿岸地区。橄榄可榨油，品质好，营养价质高。总理考虑到提高我国人民食用植物油的水平，决定引入我国气候适宜的地区试种发展。如今，油橄榄蔚然成林，果实累累，含油量达百分之二十七，单株产量高达一百二十二公斤。海口林场试种的一千九百三十二株，逐步发展，传种接代苗已遍及全省，还引种到湖南等地，逐步见效。

周总理管理国家大事，日理万机，呕心沥血，为人民谋幸福，为世界谋和平，为我们栽下幸福树。它象征着和平、友谊、幸福。敬爱的周总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！他种下的橄榄树将万古长青！

我参加昆明西区农民运动小组的回忆

毕希德

一九二〇年暑期，我毕业于昆明西区高等小学，进城投考省立师范和昆明等十一县联合中学。幸被联合中学录取，成了一个农家小子进城读书的中学生。

当时已是“五四运动”之后，国内学生运动蓬勃发展。世界上各个帝国主义势力，都想把这个古老的中国侵吞到手，因此每个稍有一点骨气的中国人都不甘心做亡国奴。要振奋起来，寻求自立图存的道路。

接着云南唐继尧政权垮台，由顾品珍接管。只一年后唐氏又夺回统治云南地位。我们四年的旧制中学的学习，没有能获得安静的学习生活。

学生运动在几种不同形式下，不断掀起波浪：一种是以爱国为大前提，各校师生大联合大宣传，大请愿，冲上五华山，要求政府主持正义，救国救民。二种是各学校互相存在矛盾冲突，盈街塞巷。（例如讲武堂与省立一中大打出手，省师与联中争气，街道阻塞。）三种是校内派系冲突，如反对××校长，拥护××继任等等。

一九二五年春季我又考入东陆大学文预科第三班。一九二六年下半年，我们读预科已临近结束，不久就要毕业考试了。在这关键性时刻，我曾有机会和少数几个在昆明地区进

行地下政治活动的人接触，受到了一些较为深刻而有意义的思想影响，可惜时间只是半年左右。

一九二六年，在云南昆明地区，地下政治活动已有所开展。工人运动，农民运动，学生运动都在陆续推动，只是还在萌芽阶段，还不十分活跃。其中学生运动，以联合师范（与私立成德中学同一地址，在大西门内西仓侧面。）为中心。由于联师的教师中有几个早与地下政治活动有接触，学生中受到熏陶的也较多。只是还在地下时期，没有到公开发展地步。

我们昆明县西区，当时在联师学习的，平坝地区的有三人：郎干沟尾村张存义，夏窑村夏成林，昭宗村李××（名已忘），山区也是三人：发龙寨村张尙耕另二人为让文学、矣联阶（村名不详）。

张存义与我邻村，平时接近机会较多。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后，他和我密谈过几次有关农运活动的事。当时唐继尧正宣扬“联省自治”的论调，我感到这是一种不适应于中国的统一和振兴的理论，它只能起到分裂祖国而造成列强各个侵吞的坏作用。云南当时在英法两帝国主义者窥伺情况下，更是危急存亡之秋。要救亡图存，云南人民也亟须走上革命道路。我家在农村，所以我同意张存义对我的联系，参加了他们的农运活动。

我们小组在邀我参加后，虽有四人，但嫌力量单薄。于是又经酌量后，增邀渔街子村的张仪（在省师读书）和箠子村的董奉（在联中读书）合计六人，因夏成林家在夏窑村，和渔街子较近，同时夏成林在联师内是较活跃的份子，就由他担任组长。

当时的组织是很严格的。（1）因那时还没有地主富农

的称谓，所以只按学生家长是否属于当地有权势的人为标准。有权势的人家子弟不接纳。（2）参加小组后，要严守秘密，不能外泄，虽家人父子兄弟至亲，也不许暴露。（3）通讯联系不用书面，而是个人直接传达。即使同组，如非上面指示也不许转告。（4）每次集会日期和地点，都是临时决定通知，以防泄密。（5）上级有任何指示，不印发文件。只由临时参加的上级到会人员宣讲要点，到会者听讲后，领会上级传达要点，根据本人所具备的实际情况提出执行办法，散会后，认真执行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我第一次参加小组会的地点，即在西区高等小学（渔街子中心小学）。上级来会代表是李金三（李鑫），时间约在当年（1926）十一月初。继后一次，约隔一星期，地点在海潮庵，上级代表是严英俊（袁记音，不能确记）。再后一次，地点是土堆村福兴庵。每次集会时间都在星期天，临近下午。

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，云南发生政变。云南军界四大巨头：胡若愚（二军长）；龙云（五军长）；张汝骥（×师长）；李选廷（滇军第二军军长）等，在昆发动“兵谏”，迫唐交出“兵权”。唐交出兵权后，仍虚占政治高位，但实权由四巨头控制。这时，他们表面宣扬拥护广州孙中山政府，实际上仍是割据自雄的局面。只是政治气氛稍稍放宽，因此各种政治活动也就公开露面。工会组织，农会组织，学生会组织的活动都开展起来。政党组织有以王德三，王复生弟兄为首的国民党法政学校左派党部；有以李伯英，张祿为首的国民党圆通寺右派党部，都各自积极活动起来。

法政学校党部虽然当时没有公开标榜共产主义，但各种

言论都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行事。因此，在工人、学生中，接受信仰这种理论、学说的较为广泛。农民方面却还不很深入。

我们昆明西區农运小组仍是原来的六人。开会地点还是暂不固定，常来给予我们指示的曾有王德三，王复生，李国柱，张经辰，赵××（名已忘）李鑫等。地点有蒲草田，文庙西巷，庆云街等地的住户，这几处都只是开过一次会。三月间有一次在翠湖南面一家大酒店开会，昆明县区内、各地农运活动的人连昆明县长（追忆是王用予先生，是一个曾当中学教师的人，我还是受过其教的。）以及昆明县农会会长姓高的（东郊小街子附近某村人。他的弟弟高建中和我在大学同学、他的侄子和我在联中同学。当时他的县农会在高山铺）都参加。这一次的县农民协会代表的召开，场面是较大的。县长王用予和王德三都作了讲话，讲话后还开筵会餐。

此后，我们农运小组集会，多在夜间，连续三次都在兴隆街（法政学校大门前）中段西廊一家铺子后面。除我们小组外，王德三兄弟二人、李鑫、李国柱、张经辰等人，或两三人同来，或交替着来。小组会采取座谈形式，各人可以畅所欲言。也分发过少数文件，都是农村方面的政治形势和方针政策，也包括调查各地区情况的原则要求。

我们几个组员，都是正在学习的学生，平时不可能都回家活动，而是每星期六回家后，按文件指定要领，进行一些调查。或向平时接近的可靠乡邻农民，询问一些有关耕地租佃，地亩产量，官租田赋，雇佣关系，长期雇佣和临时雇佣报酬等方面的情况。也了解自己村庄和附近村庄有多少人口，村长头人姓名，是否霸恶，欺压村邻，残酷征敛，甚

至残害乡人的情况，还了解邻居间亲近或积恨仇怨以及平时地产丰啬，生活穷富……情况。按各人了解到的情况，作一些概要记录、集会时提出汇报。王德三、李鑫、张经辰、李国柱、严英俊等人分别到会，或作文件传达、或作指示提问，态度和藹，气氛融洽，好象家人友好，相聚一堂。

可惜为时只一个多月。到了四月中有一天，我接受李鑫的通知，要记录一份西区比较大的村庄的概略材料。我进行查询后，写了梗概于四月二十日早八时前，亲由东陆大学循翠湖东路走上黄公东街坡头时，听到过路人谈：“今早法政学校被军警搜查，抓了几个人。那附近几条街，还在警戒，不能通行。”我听了这消息只好折返学校。随即听传说什么“清党运动”，要抓捕进行共产党活动份子。法政学校的左派、都是共产党……等等话语。

随后连续几天，哄传的谣言蜚语更多，如说中学教师中有张培光，刘幼堂等等都是共产党。又说学生中平时活动厉害的，都是共党嫌疑份子，上面已搜查到了名单，迟早都要逐个的照单请客，抓捕法办等等。约至四月底，又听到消息说、联合师范学校有老师有学生先后被捕，大学里，也有一部份同学不知去向。

我去找夏成林、张存义问消息，也毫无结果，甚至连省师学生张仪，联中学生董奉（二人都是西区农运小组成员）我也得不到消息。

当时，我是西区唯一的大学生，平时经常参加学运活动。我和几个同学报经学校批准，办了“工人识字补习班”（设在学校东头大门佛教会内），收录了四十多名附近从事劳动行业的工人，都是文盲，进行识字教学，只不过

一个多月。“清党运动”发生，这个识字班也就停办了。

我们原来主办识字班的同学有李煜、（文科三班）王克生（文科三班）惠国芳（女、预科五班）和我（文科三班）另有文科二班生一人，姓赵名已忘，记忆中似为东昭地区的人，后被杀害。

当时，我参加昆明西区农运小组，一直严守机密，学校里并不为人所知。但我平时参加学生运动，更因进行“工人识字班”教学活动，便为同学看成“红色份子”，是一个“C·P”了，其实我还连一个“C·Y”（青年团员）都不够格的。

我因家在农村，少年时，读过一些孔孟之道的旧书，脑子里充斥了较多的忠孝思想。在“清党运动”发生后，因我和一些“红色”人物有过接触，现在又被传说中的“红帽子”所威胁，我耽心迟早一天会被捕，带害了父母，摧毁了家庭，因此，产生了“外逃”观念。

我从一九二七年五月开始，着手向外地转移的准备。首先决定去广州，因当时广州有“革命策源地”的称号。我已是私立云南东陆大学本科生，借口“转学”到广州再设法进“中山大学”是比较可能的。于是我第一步劝说父母亲允许我到外省去进大学，既可以增进学识，又可提高地位。这一着，父亲同意了。筹措给我旧滇币近四百元，我兑换得约八十元袁大头（旧银元）作为旅费。第二步，我向“外交司”声请发给“越南过境证”（即“护照”）。当时“外交司”司长是大学的董雨苍校长兼任，很快也就批准了。于是，我和新平县的同学施镇柄搭伴乘滇越车出省。这一天晚间到河口，不料当夜唐继尧病发，暂时停检“护照”（即过境

证)，被扣留在河口一天。这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。

此后到香港、进广州，原想进中山大学，因是学期中途又语言不通，只得再跑上海，去南京。到南京时，已是身边存钱有限，只好报考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（总司令蒋介石）总政治部（总政治部主任陈铭枢）政工人员养成所。幸被录取，入学受训，生活有了着落。正是蒋介石发动“上海四·一二”反革命大屠杀后一个多月。因一直在道路奔波中，不知道情况。六月到八月中，在南京受训近三个月，又遇到“八月十四日蒋介石下野”事件，我们的短期受训，就宣布提前结束。经过临时毕业考试，发给“证书”，又发“遣散费”（拾元），我又成了流浪分子。

其后，陈铭枢又组建他的“国民革命军”第十一军、由福建移驻广东。我们在南京困顿的几个同学施尧军、施镇柄和由为龙及我，经李一平先生（大姚人）介绍，被陈铭枢接受收入第十一军军官教导队，先后培训了半年，结业后，在一九二八年七月我被分发到第十师，蔡廷锴的三十团充当连级政治指导员，驻防海南岛。未及半年，患恶性疟疾，几乎死去，因不堪继续服役，只得返回云南。一九二九年，重上云南私立东陆大学文本科。后来得知我们昆明西区农运小组的成员中，只有张存义和夏成林两人在一九二八年内被吸收加入了共产党，张存义还为我惋惜，如不流浪外省，可能我也会被吸收的。可是这时云南政府也在蒋介石的驱使下，实行反共政策，到处抓捕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。一九二八年内杀害三人其中女党员一人；一九二九年秋又杀害八人，多数是学生；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北门外城墙脚杀害四人，这全是我认识的，其中

王德三、张经辰、李国柱是我参加农运活动时认识的，而女共产党员吴澄则是我在大学预科时的同班同学。他们被押解出城，行刑途中，我都看到了，我当时感到愧疚的是无能为力营救他们，又感到他们的英勇就义是伟大的。

至于夏成林，因被捕后叛变告密，致使一些同志被害。解放后，肃反时期，受到惩处，罪有应得。张存义在流亡中受困牺牲，是值得纪述的，他逃亡到滇东昭通一带进行活动。其后因生活困苦，又受疾病磨折，终于死在异乡。

我在一九二七年至云南解放时的二十二年，参加陈铭枢、蔡廷锴部，学生义勇军及抗日战争，最后又参加了云南和平起义。解放后从事教育、行政工作。

回忆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昆明西郊

地下党组织

施万惠

苏 祥

昆明西郊（即现在的西山区）。东临滇池与昆明市两城区毗邻，西接安宁，南靠昆阳，北连富民。既有肥沃的坝区平原，也有广阔的山区，丛林，气候温和，环境优美。滇越铁路，滇缅公路从西郊通过。篆塘水运码头经滇池可通昆阳，通向迤西的驿道从中穿过：一九四九年为旧制的昆明县属西碧，灵源，苍竹、北新，玉案六乡和大渔镇，人口七万零三百余人。当时有五个较大的工厂：即中央电工器材厂、昆明电厂、飞机制造厂、炼铜厂，昆明化工厂，职工近两千余人。在西郊的主要交通要道和隘口，国民党地方政权在普吉、高峣、黑林铺、龙院村设有警察派出所，在小西门设有警察四分局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蒋介石撕毁重庆谈判协定，悍然发动内战，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义愤，反蒋爱国斗争风起云涌。在中共云南省工委，昆明市委的领导下，以西南联大、云南大学等大中学校为中心的学生运动，蓬勃高涨、特别是经过“一二·一”惨案，“李、闻”惨案。“七·一五”学生运动后，唤醒和教育了西郊的知识青年，农民群众。在国民党